

若爱重生

原·陳忠實

彼岸芬芳

纳兰香未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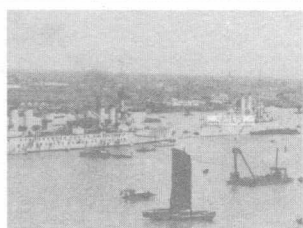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若爱重生

廖静志

彼岸芬芳

纳兰香未央

著

楔子

那年的宽城城外，秋色迷离。昏黄的天空下，远处高大的城门筑成一道略带离愁别绪的背景。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不知为什么，沁梅的心中，突然涌起这段古诗句来。

站在她面前的楚天舒神情依旧温和镇定，望向她的眸子里，却悄悄跃动着爱的激流，他掩饰不住，她捕捉到了。

但是分别在即，他不能放任彼此的心河爱意横流、波涛翻滚。

“好了，妞，就此别过吧。所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记住，到南京后，和你干妈赶紧联系上，争取早日去上海，那边的任务也很紧迫！”

“可是，你昨天告诉过我，上海的任务是你来负责的，我只是当你的下手……”沁梅有些疑惑，更有限的不舍之情。

楚天舒耐心解释道：“如果我能顺利完成这边任务，我自会马上赴上海，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些特殊情况发生，有些小意外……那么你就按照我刚才和你所说的那个预备方案进行，你和你干妈可以迅速联络上海地下党，展开工作！”

沁梅猛然抓住他的手，急急地盯住他：“特殊情况？小意外？什么意思？天舒哥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楚天舒果断地摇头：“没事的，放心！你忘了你爸爸还在这里呢？等完成任务，我也许可以和他一起撤离……妞，你放心吧！”他拍拍她的小手，以示安慰。

沁梅带着信任和依恋的神情凝望着他细长的眸子，在那里她读出了怜爱、鼓励和坚毅。她觉得自己的心突然变得好痛，她从来没有这样依恋他、不舍他，

她真想让时光从此刻凝固住，她要永远和她的天舒哥在一起！

望着沁梅深情凝视他的眼睛，楚天舒也一时忘情，似乎有点按捺不住的样子，将她一把搂在怀中。

沁梅闭着眼期待着，心底的河床，奔流的都是甜蜜温馨的水浪……最后，楚天舒还是像昨天那样，只是轻轻吻了下她的额头。

沁梅有点小失望——他终究只是当自己为妹妹吗？

楚天舒心底划过一丝小纠结——等着我，我心中的姑娘，如果胜利的那天，我还活着，我再和你……

只是片刻的停滞，这温情的凝滞时光。楚天舒不敢再耽搁下去了，毕竟时间紧迫，他要马上返城去找江静舟。

他松开搂着沁梅的手，再次毅然决然地告别道：“好了，快走吧！期待着我们再次相见，那时候我会仔仔细细和你聊的，聊以往的种种类型，是是非非，长篇大论的，咱们聊它个三天三夜如何？到时候只怕你都会听烦了呢！”他顽皮地眨眨眼，孩子气地笑了。

他对沁梅挥挥手，沁梅也回应他摇手告别，转身向那边车子走去。

走了两步，沁梅又折身回来，将那枚玉观音塞在他手上：“这个还是你先拿着，等下次见面，你再还给我好了！”说完沁梅不再回头，一直到上了吉普车。

沁梅坐在车上，趴在车窗边痴痴地凝望着不远处站着的那个人，凝神看着。

车子开动了，那个修长挺拔的身影在一点点变小，慢慢模糊消失掉了。

谁料想会有后面的变故呢？楚天舒在宽城解围之时竟然重伤失踪！

回到上海养伤的胡文轩支支吾吾告知了沁梅这个“噩耗”，他不敢，也不忍去看养女的神情，微微垂下头去。等他再次抬起眼来，却发现女孩已经悄然离去。

沁梅又来到小河边，那是当年她和楚天舒经常傍晚散步的地方。景色依旧，斯人已去。

她很纠结，只为不能确定自己的这段感情，是爱情还是兄妹情分？她不知道楚天舒有没有对自己动过情？哪怕一点点？一瞬间？

那天在特别禁闭室中，他高调说出了对自己的深爱，但是那分明是权宜之计，他的手下，他不断敲击出的一行行摩斯密码，还是在谈工作，谈计划……

他始终将我当妹妹吗？也许终究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

可是这兄妹情分就足够自己一生回味珍藏的了！还有，自己想悄悄祭奠一下自己的“单向爱情”。

是的，我是爱他的！爱得那样深沉，那样纠结，更是那样的隐蔽和不自知……

我曾经发过誓言，此生我的爱人，应该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志，我革命事业的同路人！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无法妥协让步，他神秘莫测的身份，无疑曾是我们之间难以逾越的一条鸿沟！

当我惊愕地发现，他竟然是我们阵营中的人，是我们这个战线上最优秀、最坚决、最纯粹的战士时，我们却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彼此沟通解释的机会，更失去了再爱一次的契机！

造物弄人，天命如此！

沁梅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河解冻了，那冰封的泪水瞬间奔涌而出，她跪在河边，痴痴地望着河水，想大声呼喊一个名字，一个永生难忘的名字，她就那样大声喊了出来，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喊出的，竟是那样悲伤绝望的一句话——“哥哥，别走……”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惊闻噩耗

第二章 东北疗伤

第三章 意外打击

第四章 战地黄花

第五章 此心向月

第六章 再次回归

第七章 喜闻重生

第八章 咫尺难见

第九章 相见时难

第十章 爱情告白

第十一章 纠结前情

第十二章 冰释前嫌

第十三章 倾城之殇

第十四章 久别重逢

1

1

8

16

24

33

45

54

63

72

81

89

98

108

118

第十五章 改口趣闻	125
第十六章 父子冲突	133
第十七章 姻缘天成	142
第十八章 祖孙情深	154
第十九章 相逢奇缘	164
第二十章 佳缘天成	173
第二十一章 寻找白鸽	182
第二十二章 手足情殇	191
第二十三章 历尽劫波	202
第二十四章 祖孙龃龉	211
第二十五章 风波又起	220
第二十六章 巧定妙计	230
第二十七章 特殊训练	239
第二十八章 母女较量	247
第二十九章 南丁格尔	255
第三十章 故人难忘	264
第三十一章 莲花心事	275
第三十二章 兄妹秘密	284
第三十三章 残酷真相	293
第三十四章 卧病岁月	304
第三十五章 江湖心愿	313

第三十六章 母子大战	323
第三十七章 江莲之路	336
第三十八章 猫耳洞里	346
第三十九章 远方来客	355
第四十章 骨肉重逢	367
第四十一章 亲情重生	376
第四十二章 冤家归来	385
第四十三章 明察暗访	396
第四十四章 莲蕊生香	406
第四十五章 回归故里	416
第四十六章 楚天辽阔	424
尾 声	434
代后记：历史的眼光 悲悯的情怀（王仲生 / 文）	439

第一章 惊闻噩耗

这句“天舒泉下有知”的话，像是一把利剑，将沁梅的心划了一道口子，流出的鲜血在面颊上幻化作了一汪热泪。这个由自己父亲说出来的真相，是那样真实准确地击中了女儿的内心。赫然在目的这枚玉观音，也明明白白告诉了她自己，亲切温婉的天舒哥永远回不来了！

有关楚天舒已逝的消息传来，是在一个沉闷的周末黄昏时分。

1950年春天的北京，到处是建政之初欣欣向荣、百废待兴的景象，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明朗兴奋的笑容，每个人的步态都是那样的轻盈，又暗藏着昂然进取的韵律。

身着一身利索整洁的军装的沁梅，就以这样的步调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心里涌动的，都是暖暖的春意。在这片新天地下，她常常会不自觉深深吸上一口气，再缓缓吐出，微闭上眼，尽情感受着宁静祥和的气息。每当此时，她就会深深感受到自己和那些幸存的地工战友们是幸运的，仿佛从容踏过了往昔岁月的暗流，来到了芬芳四溢的彼岸，幸福是那样的悠长又甜蜜。

看着周边三三两两擦身而过的人群，她不由得在心里默默低叹：生活在新世界中的人们呐，是否能理解这些从隐蔽战线中奋战过，又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的情感？和平是这样的宝贵，回家的感觉真好，真好！

可是还有那样多的人，永远留在了暗夜中，睁着明亮的眼睛，永远凝视着天幕，青春的鲜活气息却在那些瞳仁里凝固成永恒……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伴随着这条难忘的诗句跃上心头，一张青春激昂的面孔蓦然间闯入她的心扉。那心心念念的脸庞是那样的灵动鲜活，像一把华丽的匕首轻轻刺破她的芳心，有种略带咸苦味的液体流了出来，湿了她的心底，也浸润了她的面庞。

两行泪水流到唇边，沁梅用手背悄然拭去，摇摇头，晃去刻骨铭心的追思之情，稳稳心绪，大踏步向前走去。

迈着逐渐平静轻快下来的步子踏进家门，沁梅看到客厅里，父亲江静舟正和一帮老部下、老战友畅叙在一处，她打过招呼，就来到厨房。今天家里举行宴会，母亲沈琬和姑姑顾倾城一定正在忙碌中，自己该去搭把手，没想到走到厨房门外，就听到了里面的一场对话。

“沈姐啊，您能放心沁梅一个人留在北京吗？我看她这一阵子，都是郁郁寡欢的没个笑脸。话少点也就罢了，你看她如今饭吃得那样少，比以前更瘦了，我看着都心疼呢！”

“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和致远都在愁这件事呢！我原本想，带沁梅去南方工作一段时间；或者让她跟她爸爸一起到西北去，可是这丫头执拗得很呐，死活不答应。她如今，满脑子是找人，找她的那个‘天舒哥’！她说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北京又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首都，她在这里，一定会有他的消息的。”

听到这里，沁梅停住脚步，咬着指头沉默不语。她何尝不知道厨房里这两位女性长辈对自己的爱护和关心？她的心里，这些天也弥漫着浓浓的离愁别绪——

目前，父亲江静舟已经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周后就将赴金城任职；母亲沈琬参加了南下工作组，也将马上到南方去工作；父亲的义妹顾倾城刚从解放区来到北京，和她的对象，一个叫何平均的青年军人，也要相随江静舟到西北军区工作；其他的人也将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程睿要去西南C市，许若飞去湖南，乔思扬去天津……大家各自即将分别，都有一股难分难舍的心绪。

此刻又想到自己的弟弟——在解放区参了军，现在远在东北的宁松，沁梅不由得暗自伤感，却听到厨房里母亲和倾城姑姑的议论又起：

“倾城啊，提起那个叫楚天舒的年轻人，我正有事情想问你呢。”母亲沈琬依旧是温婉平和的语调，但是细细品来，却有着一丝忧心和伤感之意。

“沈姐，您问吧。虽然那个小楚同志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在东北毕竟是见过几面的。”

“我在想啊，这件事情不大靠谱啊。沁梅的性格我了解，丫头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心思，况且这次重逢，致远他也和我讲述了两个孩子之间的那份曲折奇特的缘分……但是，我怎么心里总涌动着一股不祥的预感呢？倾城，你帮我品品看，我这份担心是不是多虑？前些时候听许若飞讲了当年楚天舒的重伤情况，加之那个乱世时分啊，一切都凶险难测，如今再联想到这一年多的毫无音讯，我只怕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唉，其实我是不敢说，沈姐，我也早有这样的预感啊。虽然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宽城，但是当年城中的那份险情，就令人思之都不堪回首！我是万万想不到楚天舒竟然是我们的高级特工，肩负着那样重的任务，他后来又遭遇险情，负了那样重的伤，只怕真的……”

话音未落，她就惊讶得捂住了嘴巴，看到沁梅已经吊着脸走了进来。

沁梅也不吭气，走到水池边，将一把择好的青菜洗干净，晾在一边，又接过顾倾城手中没刮完的土豆仔仔细细刮净了皮，将土豆细细切了丝，看着母亲准备下锅，她才洗了手准备出去。

走到门边，她回头看看一直带着关切目光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也不敢贸然开言的两位长辈，轻声说了句：“妈，姑姑，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在一直为我悬着心。但是，我也有着自己的一份预感——天舒哥不会死的，他一定正在哪个角落里养伤呢。等他能走动了，就一定回来找我的。他一定能找得到我，因为他的本事可大了，他可是个有着超级本领的特工！”

扔下这句充满自信的话，女孩低头匆匆离开厨房，她根本没勇气再看那两个亲人的表情。沈琬的眼里蓄起了泪花，善感的顾倾城早已泪流满面，捂脸躲到了一旁去抽泣。

但是噩耗的来临，却是那样的猝不及防！

晚宴的气氛原本是温馨而平静的。一大桌子的人围坐在一起，大家都看向江静舟，等着他发动起来。江静舟举起手中的酒杯，面带微笑提议：“让咱们都举起酒杯，庆祝并祝福……为了咱们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也为了能幸运地看到新中国的咱们！更为了那些……没能看到今天的战友们！”

说到这里，大家都有些感怀，江静舟甩甩头，意气风发地说道：“来吧，让

我们都先干了这第一杯，为了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我们的信仰得以完成！”这杯酒，仿佛有千钧重，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心潮澎湃。

刚刚落座，就见他的通讯员小张走了进来：“参谋长，外边有人找！”

江静舟带着满脸的疑问神情看向他。

小张说：“是从东北来的一个同志，他说他叫楚成！”

所有在场知道这个名字的人都是一惊，仿佛心灵感应般，并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沁梅放下酒杯，第一个站起身来。

江静舟忙激动地道：“快请他进来！”

很快所有的人都陷入沉默悲痛中去，楚成带来的竟然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他从怀中掏出了那枚玉观音，递到江静舟面前：“这个，是七哥临终前交到我手上的东西，他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到江师长您的手中，说是请您替他还给一个叫沁梅的姑娘，他说他永远忘不了和她在那段艰难困苦中结下的兄妹情分！”说到这里，他回身看了看身旁的沁梅，露出有点猜测的神情。

“临终……”江静舟也被这个蓦然降临的噩耗击蒙了，他颤抖着手接过玉观音，用悲悯的眼神看了女儿一眼，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问楚成：“我在宽城时听天舒说起过你，你是从他们楚家出来的人，后来，你一直跟在天舒身旁吗？天舒他……究竟怎样？”

楚成含泪点头：“是的，宽城起义后，我去了解放区，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碰巧机缘，找到了重伤待治的他……当时，因为解放区医疗条件所限，上级领导决定送他到苏联治病，我就护送重伤在身的他一起去了苏联……可是他的伤实在是太重了，右肺被切除了大半，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关键是他头上的内伤……最后，他伤重不治，在苏联南部病逝了……”

江静舟、顾倾城、程睿、许若飞、乔思扬等人听了，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沈琬的心也在颤抖，只有沁梅没有流泪，她怔怔地看着楚成，一副听不懂他话的神情。沈琬含泪上前搂住女儿，摩挲着，抚慰着她。

沁梅定定地看着楚成，毅然摇头道：“不会的，天舒哥他不会死的！我经常会在梦中见到他，他每次都告诉我说，他的伤快痊愈了，就快要来见我了！你一定是在骗我们！一定的！”

楚成擦了一把眼泪：“您一定就是沁梅小姐了？请相信我！我虽然是楚家的

一个仆人之子，但是七哥从小就和我要好，我们只差半岁，几乎是一起长大的！我原先一直叫他七少爷的，这次在解放区见面，才知道，他原来是……这边的人！他说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不能再用旧称呼来相称，他比我大半岁，让我叫他七哥。你不知道，他的伤……实在是太重了，洋大夫们也是回天无力……”

“不！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天舒哥……他不会这样走的！你的话，我不要再听下去了，一句也不要听！”沁梅冷冷地说了一句，横了楚成一眼，转身出去。沈琬不放心，忙跟了上去。

傍晚，在沁梅的卧室里，江静舟和沈琬守着女儿无语。

看着始终咬唇不语、面上尽是倔强神情的女儿，江静舟轻叹一声，默默开口：“丫头，现在爸爸妈妈都在你的身边，你要是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倒不是坏事情，起码你会好受些……”

“我为什么要哭？天舒哥他又没死！”沁梅摇头，打断父亲的话，“我一点也不相信那个人的话，那个叫楚成的人的话！”

“可是，女儿，你终究要面对现实呀！”沈琬含泪劝道，“你说过，你不是个小丫头了，你是一个经受过风雨，经历过多次生死关隘的战士，你当明白，很多时候，面对这惨烈的牺牲，面对着亲人的猝然离去，我们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挽回的！我想，天舒他，只是无数名倒在咱们前面的战友之一，有他们的鲜血挥洒灌溉，才孕育出这样一个新世界！他，他们，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永生的亲人！”

江静舟掏出那枚玉观音，也直言相劝：“这枚玉观音对你的意义应该不同，看到它，你应该明白天舒终究是回不来了！其实爸也和你一样，经常会在梦中相会天舒，我永生难忘他那次替我去赴险局时的从容模样！而且我更明白，像天舒这样优秀的红色特工，他不只是为了我江静舟个人的安危去身陷危境，他是为着更大目标的实现，为了宽城当年几十万军队和百姓的生命安危，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无论何时何地，想到这样的天舒，这样的战友们，我的心中迸发的，都是继续他们事业的澎湃热情！丫头啊，你的伤心爸爸妈妈能体味明白，但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你的消沉！我知道，天舒如果泉下有知，也是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你的！”

这句“天舒泉下有知”的话，像是一把利剑，将沁梅的心划了一道口子，流出的鲜血在面颊上幻化作了一汪热泪。这个由自己父亲说出来的真相，是那

样真实准确地击中了女儿的内心。赫然在目的这枚玉观音，也明明白白告诉了她自己，亲切温婉的天舒哥永远回不来了！

沁梅的心河突然解冻了，泪水奔涌而出，她俯身在母亲怀中泣不成声：“妈，爸！女儿的命为啥这样苦？前面有萧岳，现在是天舒哥……”

江静舟和沈琬闻言都是心痛如割，但是他们说不出来任何话，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下，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唯有让女儿尽情地哭上一场，也许是缓解她伤情的最佳途径。江静舟和沈琬就这样一人执了女儿的一只手，努力将一份父母亲情传递给悲痛欲绝的亲生骨肉。

狠狠地哭过一场，沁梅觉得心中好受了些，她看着父母，轻轻摇头，任泪水落满清瘦秀丽的面庞：

“天舒哥他太狠心了，竟然病逝在那样遥远的地方！我连到他的坟前去祭拜一下都不可能！他为什么不守信用？他说过要和我重聚，要给我讲以往的故事……爸，妈！女儿以前太任性了，曾经一次次地伤害过他，一次次和他别扭着，纠结着，我任意享用着他对我的温情和容忍、关怀和宠溺，回报给他的却是因为身份、阵营的猜测而产生的隔阂和蔑视！可是，当我终于明白我是误会了他，误读了他的一切时，我多想弥补和挽回啊，可是他……却不给我机会了！这究竟是老天无情还是他无情呢？不，不怪他，都怪我！他一定是伤透了心，不想再给我这个机会了吧？这难道是他对我的惩罚么……”沁梅自语般地絮叨着，默念着，任泪水成串地滴落襟前。

沈琬搂着女儿泪流满面，江静舟也是黯然泪下。这个夜晚，注定很多人都无法安眠。

一周后，沈琬离开北京南下，她走前对女儿千叮咛万嘱咐，看到女儿坚毅倔强的面容，做母亲的她唯有长叹一声，怀着一肚子心思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两周后江静舟一行也动身赴西北。沁梅去车站送行，她的情绪已然平复下来，但是眉间却从此锁上了淡淡的哀愁。

站台上，看到许若飞等人和江静舟围在一处依依惜别，顾倾城悄悄拉住沁梅走到一边，认真嘱咐道：“沁梅啊，你别嫌姑姑唠叨，我真的是放心不下你。你真倔强啊，不肯跟你妈走，也不愿和我们去金城！唉，总之自己要想开点吧？你要是一直不开心，就不妨来金城，在你爸爸和我们那里住些时候，在自己的亲人身边终究会好些……听到没有？”

沁梅浅浅一笑：“我记住了，姑姑。我怎么会嫌您唠叨？从爸爸当年一再叮咛我叫您姑姑，嘱咐我把您当亲姑姑待的那天起，您就是我的一个重要亲人了呀。我明白您的苦心！”

她看了一眼站在一旁和众人告别的何平均，笑对顾倾城道：“我还要提前祝福您呢。您和何叔叔将会在西北举行婚礼，我虽然不能参加，也会遥祝你们幸福的！而且，我还要拜托你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哦。”

“小梅啊，你讲。”

“是我爸爸啊……西北风沙大，我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适应？何况如今他孤身一人，身体又有旧伤，工作起来又总是不要命的劲头，我真担心呐！姑姑，您和何叔叔在他身边，请经常提醒着他一些。”

“傻丫头，这何消你吩咐？我是你姑姑，当然就是他的亲妹妹一般。哥哥的身体，我自然会挂心照料，放心啊。”

汽笛响了，顾倾城等人上了车，江静舟离开众人，走到女儿面前，伸出手臂，将女儿紧紧搂在怀中：“丫头，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你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果有什么难言的心事，就和爸爸来讲，有机会经常来看看爸爸，爸爸那里，永远是你的家！”

沁梅默默点头，将一汪热泪洒到父亲怀中。

第二章 东北疗伤

你可能还不能体会我的感情，对于我来说，除了自己的至亲外，我的组织，也是我的家，我的战友们，就是我的亲人。能回到祖国的怀抱，能将来长眠于这片热土，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就是我刚才和你说到的想家、回家的概念啊！

1950年5月初，东北哈尔滨某军队医院中。

露台上，一个瘦削病弱的身躯陷落在藤椅中，那张憔悴苍白的面颊上面挂满了阴郁和沉闷。这个身着病号服的年轻人，正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楚天舒。

一个身材娇小的护士来到他身边，俯身他的面前看看他的神色，关切地低声道：“首长，天色已暗，也起风了，您坐的时间不短，该回病房休息，不然等会儿大夫们看见，该骂我不小心了！”

楚天舒看着小护士，微微一笑：“小杜，我说了多次了，别叫我首长，我听着不习惯呢。”

“可是您就是首长啊！”这个叫杜鹃的小护士赧然笑笑，“很多比您年轻、比您官衔低的病员听了这种称呼都没说什么呀？再说，我不习惯叫您楚同志呢。干脆，我叫您楚大哥好吗？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亲切的大哥哥！”

“楚大哥……天舒哥……”楚天舒在心底默念着，沁梅顽皮俏丽的影子突然闪现在眼前，他心里暗痛了一下。

杜鹃只有十七岁，还体味不到楚天舒的感怀，她自言自语道：“不过这种称呼也只能私下里叫叫罢了，让大夫们和护士长听到了，也是会批评我的。”她嘟起了嘴，这副娇憨模样又让楚天舒蓦然记起了自己的小妹楚天姣。

“唉……”楚天舒禁不住喟叹一声，难道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久病思亲

吗？自己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又陷入这份病体沉重、身不由己的痛苦中去。此种愁思忧怀，几人能解？

听到他的叹息声，杜鹃有些紧张，上前扶住他：“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我去叫医生来……”

“别……”楚天舒笑着制止她，“小杜，我没事，咱们进去吧。”

杜鹃上前搀扶他，楚天舒刚立起身来，一阵致命眩晕向他袭来，他又跌坐回藤椅中。

“楚大哥！”杜鹃大叫道。

楚天舒闭着眼稳稳神，调匀了呼吸，对杜鹃摆摆手：“可能是坐的久了些，我身子沉重得很，你弄不动我的，去叫小言来吧！”

杜鹃点头，叫来了一直跟在楚天舒身边的他的秘书言涛来。两人几乎是架扶着楚天舒回到病房，又安置他在床上躺下。

楚天舒沉沉地睡了几个钟头，醒来时已经是黑夜。他刚醒来，就听到身边有人说道：“七哥，您终于醒了！我们才熬了些粥，您喝点吧？”睁眼一看，竟然是楚成坐在他的床前。

“楚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急忙想坐起来，楚成和言涛上前扶他靠在床头。

楚成：“我到了有一阵啦。您一直睡着，我就在床前守着您，想着您一醒来就能让您马上看到我。”

楚天舒紧紧地盯着他：“事情都办妥了？没出什么岔子吧？一切是按照我吩咐你说的吗？她……你见到了吗？她相信你的话了么？”

楚成怜惜地看着他，微微摇头：“七哥，等我慢慢再讲给您听吧。据说您中午饭都没好好吃？现在都晚上了，您先喝了这碗粥，我再告诉您详情？”

他接过言涛手中的粥碗，用小勺舀了粥，欲喂楚天舒。

楚天舒直摇头：“楚成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你不回答完我这些问题，我是不会吃的。”

楚成也不容分说地坚持着：“您忘了泰山同志的嘱咐了？在照顾您身体这方面，我是您的领导，您必须服从！”他再次将粥勺喂到楚天舒的唇边。

楚天舒气得呼吸急促起来，他扭脸不再看楚成。言涛看到这份情形，忙上前打圆场：“好了，大家都妥协一步吧，咱们边吃饭边说如何？”